

■沈嘉禄

捏落苏与菜卤蛋



值有所下降,会好吃吗?

朋友说,捏落苏有两种,一种是去蒂后切厚片,用盐揉捏几分钟,挤干盐卤后淋些酱油拌匀,即可开吃。另一种是选择个头较小的落苏,洗净去蒂后放入陶钵内,用几根牙签在茄子身上戳些小洞,加盐反复揉捏,直到落苏变软,再用一块合适的石头压上三四个小时,挤干盐卤后也能吃了。后者在捏的过程中须适当用力,让盐味渗透到茄肉中,所以耗时会有所增加。整条的捏落苏吃起来有一点厚实感和脆性,咸味不重,自带甜鲜味,是一款别具风味的下酒小菜。

捏落苏并非金山独有,在松江也有,在松江度过童年时代的施蛰存先生在《云间语小录·落苏》一文中也提到了捏落苏,他根据松江人的乡音写作“拈落苏”。“拈”原指一种刮的动作,与手捏略有区别,或许“拈”字在松江就是专指捏的动作。

高明昌在《落苏、豇豆与丝瓜》中写道:“……捏落苏,这是检验落苏最简单、最实用,也是最原始的

办法——把落苏切成细条,或者薄圆片,放一点盐,轻轻捏一捏,几分钟后,清水冲一冲,再沥干,放点鲜酱油,倒点小麻油,翻转几下,就可以吃了。落苏的软、糯、鲜、嫩,都可以在一捏之中率先辨认出来。”高明昌是奉贤籍作家,由此看来奉贤也有捏落苏这款风味。

好味道就是这样,食材随手可得,烹饪简单,鲜香俱备,如涓涓细流一般蔓延到乡间村落,别有一番质朴诚实的气息。本色的美味还有,一只长方形盘盛了白煮羊肉,带了羊肝、羊肺、羊腰、羊肚等杂碎,都是我的最爱。羊肉带皮,吃起来更加腴美,不柴不腻,值得大快朵颐。还有好几根羊膝骨,据说可补气壮骨。但一般情况下,羊膝骨膻味最重,会吃的朋友选择回避。但这家店的羊肉一点膻味也没有。有什么秘诀吗?

朋友说关键是羊肉好,羊肉要新鲜,当天宰杀当天烧。隔了夜的羊肉,因为在冰箱里冻了一夜就会

产生膻味。所以在市区吃不到好的羊肉,要吃好的白烧羊肉或烂糊羊肉,就要跑到郊区来。

朋友还说,烧羊肉说简单也简单,说窍隘也有窍隘,清水加盐,别无其他调料,烧沸后加一支白萝卜,转为小火煨一夜即可。水需一次加足,不能中途添水,更不能随意揭盖看看是否成熟。老师傅凭的就是经验,一次成功。当地的老吃客也真厉害,羊肉一吃就知道烧煮过程中是否揭过盖,揭过盖的羊肉,容易致柴,皮也易硬,吃口不糯了。

朋友还说,有些地方重在喝羊汤,亭林镇的习俗是吃羊肉。

白煮羊肉,蘸生晒酱油,连进几块,意犹未尽。根据朋友的嘱咐,我还吃了几片脆脆甜甜的酱萝卜。当地规矩,吃羊肉必定要吃萝卜解火,或者吃凉拌马兰头以保持阴阳调和。

亭林有吃羊肉的风俗,立冬后吃到翌年的立春。上海郊区的习俗大致相仿,所谓伏羊烧酒,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习俗,过去没有。想想也是,以前连吃饭也成问题了,哪来伏羊烧酒?

他家招牌菜中的天花板是响油鳝糊。浓油赤酱地端上桌,我刚想拍照,朋友拦住说:慢,等一等。胖墩墩的大厨赶紧进了包房,握了一只炒菜锅子,里面的热油正在吱吱冒烟,另一只手握着勺子,舀起来兜头浇在加了一大把青蒜的鳝糊上,滋啦一声响,香气胀满了整个包房。

去年深秋,也是随戴敦邦老爷子去金山亭林书院参加一个新书首发活动,顺便参观了顾野王读书堆,再去张堰参观了南社纪念馆、白蕉纪念馆等,然后于细雨濛濛中走进石皮弄上的和平饭店,也吃到了一盆响油鳝糊,风味卓绝,与新后岗酒家的这款有异工同曲之妙。

新后岗酒店的黄鳝是周边农民送来的,生态味道十足,旺油煨透,加料焖烧,皮不烂,嚼起来是脆脆的富有弹性。在许多本帮饭店里,鳝丝不经煨炒,上桌后卖相不错,但筷子一挟就两头垂下,再挟匙一尝,鳝丝没有弹性,烂糊糟糟的,做面浇头也勉强。

水笋烧肉、红烧大肠也是不错的,很入味,是妈妈的风味。食材好,菜才好。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很多饭店就是做不到,供应链就是这样,大家将就点算了吧。

■刘淑斌

暮秋时节逛南翔老街

时光流逝,节序轮回。又是一年暮秋,霜降节气悄然来到南翔。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季节,而江南的霜降却是湿而不寒,霜而不降,此时游南翔老街,别有一番景致。

南翔老街是古香古色的江南老街。上了小石桥,眼前是一条长廊,曲曲折折,还真有点曲径通幽的感觉。江南小桥多,南翔老街也不例外。依水架桥,横跨南北,贯通东西,在桥上看潺潺流水,吹着丝丝不凉不燥的秋风,十分惬意。细雨过后的老街则空气更加清新,踩在被雨水冲刷的一尘不染的碎石小路上,感觉神清气爽。远处堤柳垂腰,柳叶缓缓拂过河面搅动波纹,燕子成双成对,叽叽喳喳,唧唧我我地掠过水面,好一幅江南水墨丹青的好景致啊!

不少游客围着南翔双塔拍照。塔身虽然不高,但玲珑有致,宛如两位佳人相依相伴。双塔在

漫长的岁月中都经历了什么呢?一对砖塔跨越时空伫立,历经了岁月沧桑城市变迁,目睹了无数悲欢离合,或几经战火硝烟,承载了无数次洗礼,更是见证了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双塔沉默不语,却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漫步宽街窄巷,这里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古韵老宅在霜降节气的薰染下,又添蒙蒙烟雨,和春雨老街又是别有一番风情。一股清香把我们吸引到一座老宅子的院墙旁,白白的院墙,出檐的墙头,几条花枝任性地伸出墙外,是桂花在肆意绽放,点点碎金送来扑鼻而来的浓浓芳香。

到了南翔老街一定要品尝南翔小笼。大红灯笼随风摆动,缕缕美味飘香而出。倚窗而坐,点几样江南小菜,几屉南翔小笼细细品味,这秋日就有了另一番滋味。秋色已暮,到南翔老街来,赏美景,感受这生生不息的烟火气息,真是快哉啊!



秋日老街

筱翔摄

■陈波

儿时的南翔电影院

看电影现在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在我们小时候却是一件奢侈的事。长大后经常路过解放街,眼看着老南翔电影院经过改造先是变成了商铺又变成超市,再变成早点摊,虽然外观几经改变,但儿时南翔电影院的记忆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记忆中,南翔电影院大楼坐西朝东,入口有一长排红色木门,电影院前面是一长段露天楼梯,那楼梯又大又宽又长,楼前是一大块“水门汀”广场,中间有一个花坛,广场一侧是售票处,售票处墙外每天都会把最近放映片子的海报手绘在外墙上。学校组织去看的片子难会让人会有昏昏欲睡之感,我们偶尔也会趁父母心情好时耍得一点小钱,小伙伴相约同去观影,那真是犹如过一天开心。

观影前还要有仪式感,那就是去南翔小商品市场逛一圈,买到心仪的玩具之后再去电影院门口的小卖部买牛肉干、泡泡糖、盐水棒冰等一两毛钱的零食,裤子两个口袋,一边装玩的一边装吃的,手里还拿着一根大冰棍,全副武装之后便可以买票入场了。



南翔电影院的观影厅又大又高,一块巨大的荧幕在舞台正中央,底下面对屏幕密密麻麻摆了好多椅子。男孩子自然喜欢各类武打片,记忆犹新的是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精彩的武打镜头,神秘的少林寺,武功高强的十八罗汉,都在我小小的心中种下了想去少林寺学武功的想法,以至于后来在学校里课间休息的时候也上演着十八罗汉打坏人的戏码。

如今看电影的方式已经层出不穷,影片也越来越精彩,但去老南翔电影院看电影那种体验感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了,也许丢失的就是儿时无忧无虑纯真的快乐吧。后来旅游去了一次少林寺,也总算圆了儿时一个非常执着的梦想。

武威自绿洲而始,因丝路而兴。当年从长安出发,西至武威、张掖会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向西,武威一度成为中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从唐代开始,古凉州一直是河西节度使的驻地,商业兴隆,经济发达,为河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承西启东,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丝路文化汇聚融合之地。武威不仅“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同

■王冬

每天上下班乘坐上海地铁11号线都会经过一座名叫武威路的地铁站,武威路横跨上海市普陀、嘉定两个行政区。不少上海的道路名称都是以全国各省市名来命名,武威路也不例外。

我随手查了一下,武威位于甘肃省,古称凉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庆祝霍去病大胜匈奴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而更名为武威。武威地处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河西四郡之一,是著名的汉魏名郡、明清重镇,也是现代典范之城,坊间流传“大唐盛世看长安,大汉盛世看凉州”的说法。

武威自绿洲而始,因丝路而兴。当年从长安出发,西至武威、张掖会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向西,武威一度成为中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从唐代开始,古凉州一直是河西节度使的驻地,商业兴隆,经济发达,为河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承西启东,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丝路文化汇聚融合之地。武威不仅“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同

时也有“五凉京华,河西都会”的美誉,也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土地。

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心中都有一个边塞梦,因为那里是成就英雄的地方。在通往边塞边关的路上,和亲的女郎总是哭哭啼啼,而裘马的少年往往血脉贲张。即或是平沙漫漫,关山万里,也挡不住络绎不绝的文才士前赴后继的步伐:高适、岑参、王之涣、陶翰等逶迤而来,就连参禅入道、超凡脱俗的王维都曾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他们怀着朝圣般的虔诚,像随军的记者,哪怕箝路蓝缕,困难重重,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用苍秀之笔,大写意地描绘塞外边关的苍凉、雄奇、悲壮、瑰丽,在疾风、斗石、黄沙、飞雪、孤城的意象中,丰腴了文学的篇章,他们发自内心的慷慨悲壮也会永远在文学的长河中回荡。日月同辉,辉耀古今。

不论是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或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还是岑参的“凉州七

HE MING CHA XI

武威初印象

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等等这些千古名句,因为一首诗,难忘一座城,激起我前往武威重走文化之路的念想,那儿的人们,那儿的故事,令我心驰神往。在今年的秋天,我首次踏上祖国大西北的土地,从上海来到武威,徜徉在这座诗意的城市。

说起武威,不能不去看马踏飞燕铜奔马了。今年九月,正是国宝铜奔马发现五十五周年。一九六九年九月,原武威县新鲜公社社员在雷台地区挖防空洞时,意外地发现了墓室内的铜车马。但由于缺乏文物常识,农民们破坏了考古现场,并把里面的铜车马放到了库房。当年十月,在武威文化馆工作的党寿山看到墓室和仓库里的铜车马后向上级报告,这些文物在翌年被甘肃博物馆收藏,青铜奔马就在其中,现为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由于出土时队顺序遗失,只能按照史料记载来重排车马队。在车马队的最新统领全军的就是这四青铜奔马。后来考证表明,雷台一带为一张姓将军的家族墓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九日,郭沫若陪同外宾访问兰州,在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见到这件青铜奔马,被这件文物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说“它是这批文物中的宝中之宝!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就算是拿到世界上,都是第一流的艺术珍品。”立刻为其命名“马踏飞燕”,虽然后来诸多研究表明那不是一只燕子,有人提出铜雕作品应正名为“马踏飞燕”。一九七三年这件文物被安排在英国和法国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此后该文物巡展欧美十二国,郭沫若为此挥毫泼墨写下“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豪迈诗句,郭沫若也从此被视为铜奔马的伯乐。

“一部凉州史,半部在武威”。借助“一带一路”东风,搭乘兰张高铁,武威正吸引八方来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飞速发展。这就是武威,金戈铁马开启武威的璀璨,人文充盈铸就凉州的厚实,一座铜奔马,一首凉州词,武就文成,一去一来间,历史的厚度决定着人文的深度。这是历史悠久的凉州,也是充满现代气息的武威。